



丁捷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如花如玉

I247.7

230.

C2



农干院 B0065278



丁捷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如花如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花如玉/丁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3
ISBN 7 - 5399 - 1742 - 3

I. 如... II. 丁...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7124 号

书 名 如花如玉
作 者 丁 捷
责任编辑 傅 桥
责任校对 魏 星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 - 8,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742 - 3/I·1643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1 现代诱惑症
-
- 39 锁
-
- 56 归宿
-
- 72 走不出鬼穗子亩
-
- 85 西河落 西河涨
-
- 116 六月主题曲
-
- 140 红草莓之恋
-
- 160 春天
-
- 191 如花如玉
-
- 341 学院笔记
-

现代诱惑症

一 问诊

医生用钢筋条做成的火钳，通了通取暖炉的炉胆。他的光亮的额头，挂着两滴炉火状的汗。接着他破例地起身，给病人倒了一杯水。然后趁着她喝水的当儿，医生郑重其事地在狭小的诊室里踱了踱步。最后，他很自然地拉闭了蓝布窗帘。屋子里变得昏暗而温暖。

现在，你，可以躺在，那张小床上了。医生由于兴奋而双唇不断切断他的句子。每天，我，看电视，石化公司有线台，石化新闻，你的播音，声音，左眉上的红痣，标志你的肝，可能有，病，病啊。他边说，边不断示意她躺到屏风后的那张诊床

上。播音员放下手中的杯子，其实她一口水未喝。搪瓷杯上有两枚深褐色水垢唇印。她把随身带的小皮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大包美而舒卫生巾中的一小包，麻利地拆开，仔细地擦拭十个颀长苍白的手指。

我不想让人认出我来，包括你，所有的医生。女播音员细语着，将手中的卫生巾丢入垃圾篮。

但是，全公司，职工干部，连同家属，十万人，哪个不知道你呢？医生讨好地说，你的动人的声音，丰润的唇。播音员咯咯地笑起来，你搞错我的意图啦，她说，今天不是我来看病，而是我来替我的丈夫看病。你的丈夫？医生疑惑不解地问：他，在哪儿？人呢？女播音员说，如果他肯来，那我还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肯来？医生颓唐地坐进破藤椅。现在女播音员在他的眼睛里渐渐复原成衣冠整齐的女人，医生不再用目光捉摸她的脖根、裸肩、乳房甚至私处。他在一瞬间恢复了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枯燥感知，他甚至讨厌起眼前这个身着长呢大衣的女人，就像讨厌一切前来问诊的病人。他看见了她眼角的几丝鱼尾纹。你让我怎么给他看病？遥感？你千万别相信那些流传于大街小巷报纸电台里的关于特异功能的伪科学！医生的语气变得流畅而坚决。女播音员嫣然一笑说，我听说夫妻是两个吻合的球体，长期的身心相悦，共同

的营养与生存环境、气味与某些黏质液体的互相流通,会使双方的物质、个性等交替渗透。事实上,好的夫妻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对、一双,更不是两个,这难道是伪科学?基于此,大夫,你还认为从我身上检查不出我丈夫的病吗?

医生的脸慢慢渗透出些红色,他的光亮的额头又出现了几颗火状的汗。那么,请,介绍,你的丈夫,他的症状,并,接受,我的诊察。医生的心里庆幸起自己对职业的正确选择。这一刻,愉快使他浮想连翩。男女比例7:1的石化公司第一名人、第一美人,就要躺在他的床上,尽管那张白褥的小床不过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每天从便秘的糟老头到毫无顾忌撒尿的毛孩子,挂几毛钱号,就有可能在这儿躺一躺,但这不会影响医生亲手触摸女播音员的肌体,而产生超越职业性质的想像。医生春风得意地搓着他的双手。他想起有一天晚上观看公司电视新闻时,由于与电视屏(说到底是与女播音员)贴得太近,挨了老婆不轻不重的一刮子。你不怕近视呀你。老婆抓过遥控器,直接到电视画面上出现一群黑瘦的非洲难民才打住。

女播音员放下皮包,不紧不慢地解开她的长大衣,露出一身紧小的皮套裙。医生殷勤地帮她把大衣挂在自己的白大褂旁,跟随她走到屏风后。播音员坐在小床边说,他是一个变得越来越奇怪的人,近年来我对他感到陌生,有时还恐惧。我指的是床上生活,他的大起大落,反复无常,我相信任

何一个正常的女人都难以忍受，所以我说我的丈夫他病了。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医生站在女播音员前，端详着她的鼻翼和张合的唇，比如说……女播音员在诊床上平躺下来，她被褥子上难闻的混合气味呛得直咳嗽。请您快点，先查一查，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她不断地蜷一蜷身子。那么可以解一解你的衣服吗？医生问。女播音员解开她上衣的扣子和皮裙的拉链。医生把双手掬成棒球状，先在女播音员的脖子上抹了抹。他摸到了她肿胀的扁桃体。

这要从他的两次出差说起。女播音员说，第一次是参观全国最大的石化基地，两个月前；第二次是在风光怡人的自然风景区九寨沟开会旅游，前两个星期。这个扁桃体是在他从九寨沟回来后肿胀起来的，事实上他的情况比我严重得多，他的扁桃体大得快撑破下巴啦。医生说，小别胜新婚，你们在夜里受凉了？女播音员坚决地否定说，不！从他第二次出差到今天，他没有答应我的任何性要求，他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医生痛惜地摇摇头。他的手按住了一个位置，用三个指头并拢着按住她的肝区，然后猛然弹开。医生的心被她良好的肌肉弹性弄得怦怦直跳。他意识到自己好多年没有享受到这种触觉了，于是他重复做这个动作，并问：疼吗？女播音员摇摇头。大夫，她说，我相信我的肝或者说他的肝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年轻。是的，医生说，但不要忽

视,生活在化工基地的人每天吞吐着不洁的空气,人人都是肝病的患者,当然我相信年轻可以抵挡一切。女播音员掀起自己的衣服,露出她的鱼肚一样洁白的肚皮和下半部饱满的乳房。您看,她说,这些地方可以看到他疯狂的牙痕,那是他第一次出差参观大石化基地回来后,像一个饿荒了的性乞丐,每天向我提出三次性要求,而且时间长得令人发怵,有一次午睡时他开始折腾我,竟然使我未赶上六点钟的晚新闻制作,他还动用他的牙齿,同时不肯让我洗澡。

医生迷惘地看着这些牙痕。他的手停在半空中,脑子搜寻了一遍所见识过的病例,最后他不得不推翻了那些现成的名词术语。他们重新坐到屏风外的诊桌旁。医生随手扯下一张药笺,玩弄着手中的笔,并对正在扣衣扣的女播音员说,我还是觉得这与我们生存的空间有关,你回去多吃些豆腐和猪血,它们能帮助人清扫血路上的垃圾。当然,你要动员他与你一起吃,另外,我想冒昧地问一问,你们的感情……有没有谁出现了第三者之类?你们已经接近了渴望移情的年龄。

你想从感情上探究病因?女播音员不屑地撇撇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是大学同学,一文一理,全校男生有一半在追我,而我追了他,我们在东郊自然林第一次做爱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朝拜耶稣而耶稣果真出现于他的眼前,渴求圣女而圣女果真敞开了贞操,他用一种跪式的性姿

势表达他的虔诚。至于我本人，我从来都珍惜他，并盼望与他获得爱情的结晶，尽管职业的限制使我不宜过早生育。说完，她接过医生递过来的药笺，起身准备告辞。医生有些惶恐地把她送到门口，说，我希望通过你对他的病因做更深入的探究，欢迎你常来，也欢迎他能来诊所，我相信你的“夫妻一人说”，但你们一定有某些差异，比如性方面，对吗？噢，差点忘啦，他叫什么名字？

李五。女播音员说，系统内有一些人知道他。

啊——呀！医生冲女播音员远去的背影说，这是个好耳熟的名字。他拍拍前额。在回屋途中，他想起了案头的一本书，一本十六开本，纸质优秀的内部印刷物。他赶忙跑到案前，从一叠乱七八糟的旧报废纸篮中翻出了那本东西。“英雄的足迹——风雨十年石化城建设者颂歌”。

医生找到了那篇文章。当然，这是一篇中国新闻媒体中常见的那种人物通讯，如果读者和医生，对李五其人没有浓厚的兴趣，并企图从有关他的文学中找到他奇怪的病因的话，是决然读不下去这种枯燥的、陈词滥调的东西的。

为振兴石化无私奉献的人

——记芳烃厂加氢裂化车间副主任李五

芳烃厂加氢裂化车间副主任李五同志，为振兴我国石化

事业，忠于职守，尽心尽责，率先垂范，无私奉献，先后七次被评为公司先进生产标兵，两次被评为石化系统劳模。

1994年4月，李五同志投身重点工程芳烃联合装置的建设，面对全国惟一采用两段加氢工艺的加氢裂化装置，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技术业务素质，确保装置投入试车一次性成功。从此，他没有休息一个完整的星期天、节假日。催化剂装填和几次撇头所用的130公斤帆布袋都是他带回家由他在公司电视台做播音工作的妻子帮助缝制的，未拿一分报酬。该装置部件数量多，难度大，要求高，粉尘严重，静电伤人，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李五同志在现场反复研究，并利用滑道卸料法改进国外提供的垂直平移卸料方案，得到美国专家拉夫蒂的认可，提高了效率。

1996年2月的一天，高压分离器的水位上涨，操作工第一次开阀切水，一股带着浓烈刺鼻的硫化氢臭味的废水从15.6 kPa压的高压分离器中喷泄而出，放水半小时，玻璃计液面指标仍不降低。李五联想到1994年7月某厂同类装置硫化，排放废水时，因液体放得过低，导致高压氢气窜出，发生静电着火，三次内爆，一名操作工摔伤并中毒的事故教训。李五立即迎着刺鼻的硫化氢臭味，爬到玻璃板液面计上检查，及时消除了液面计考克的阻塞，避免了重大的火焰爆炸事故。

1996年7月,芳烃厂联合装置进行首次停车消缺检修。加氢裂化装置精制反应器催化剂撇头是所有检修项目中危险最大、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工作。全部作业是在充满氮气、60~70℃反应器内,戴着长管呼吸器进行的,对人体伤害较大,为了消除同行的心理负担,确保撇头作业万无一失,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李五率先进入反应器,并先后进入达七次之多,脚上被烫出了水泡。同志们劝他不要进去了,他笑笑说:“没关系。”

去年2月的一天,李五正在装置内巡检,突然接到当班操作工报告:“EA-109B高压换热器有蓝色火苗”,他立即命令操作工向后退,自己只身拿着氢气消防管,爬上高压换热器,只听“嗖”一声,火势迅速扩大向他扑来。李五同志没有退缩,一边用氢气掩护并压住火势,一边用干粉灭火,在迅速赶来的公司领导、厂长和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十多分钟就扑灭了大火。而李五同志离火源最近,全身上下都是雪白的干粉,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李五同志就是这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任劳任怨,不畏难险,展示了石化人的无私风采!

文章配发了一张很大的彩照。医生看见穿着满是油渍的工作服的李五,在一群钢罐中微笑着。他的身后是腾腾升起的烟幕。这是一幅司空见惯的景象。在读完这篇文章和

照片后，感到心烦意乱、四肢疲乏的医生拉开窗帘后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景象。

二 李五

在化工工业区与生活文教区之间的绿化林里，李五席地而坐，面对浓稠的河水回忆起他与女播音员的恋爱。他记起他们第一次做爱，就是在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九月，就是在这条河流之畔。树林稀疏而幼稚，他的未婚妻虽然不是一个处女，但她动听而娴熟的吟叫使他忘记了一切。他觉得她像一只欢快而美丽的鸟，正张翅驮着他向共同的信仰飞奔。后来他果真听到了鸟儿的叫声。一只鸟睁着好奇的眼睛向他们张望。这只鸟就一直留在他们做爱的记忆里。女播音员温情地抚摸着，说如果我生一个小宝贝，就管他叫鸟儿。女孩也叫鸟儿？他笑着问。当然。

后来她果真怀孕。在她呕吐不息的日子里，李五每天从绿化带里走过，他去看那只好奇的鸟。他看到它在低矮的法国杨上吟叫。他就回去告诉她，那鸟学你的吟叫了。他看到它的身旁又多了一只乖顺的鸟，它俩就在那棵法国杨上忙碌地筑巢。他回去告诉她，它俩在我们之前成家了。第二天，他们就去登记，并从各自的宿舍搬出来。他们忙了整整一个

月，才把一个小套的住房装修完毕，买了家具和日常必需品。他们把完工的第一个晚上作为新婚之夜。他小心翼翼地聆听女播音员肚皮里的动静，但那里面是一片寂静，甚至连肠胃与子宫蠕动的响声都消失了。他惊慌失措地告诉她。女播音员用手捂住自己的小腹，说她夜里听到鸟儿的呻吟声。那是一种绝望的声音。她说。第二天，他们结伴来到树林，发现那棵法国杨和它四周的法国杨死了一小片。那颗鸟巢变成一团稀松的草在树丫上吊挂着。树下方枯萎的草地上，他们寻到了四粒破碎的蛋壳。

女播音员失声痛哭。她说，它们和它们的后代终于死了。回去的路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拐向了化工医院，刮掉了那个未成形的孩子。

在李五的记忆里，这一切仅是简朴的一瞬。他告别了鸟儿，就如告别了一切使他怀旧的情绪。在厂里，他变得乐观而肯干。尽管之后他们再未发现怀孕的迹象，但是他们（至少他）越来越不关心这种迹象。他的冲动依然丰盛，这来自他对工作环境的日益衷情和对每一片化工装置的崛起的兴奋与骄傲。直到两个星期前他到九寨沟自然风光里疗养后，他才发觉他与女播音员的肉体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你为什么要怀疑我生病呢？当晚李五在卧室里踱步，他的情绪异乎寻常地慷慨。难道你不觉得替一个健康的人去

看医生荒唐透顶吗？

女播音员坐在双人沙发里，察看丈夫的一举一动。她被他身上的油腻和浓烈的化合物气味刺激得气喘心悸。她说，你平静一点好不好？到卫生间去脱掉工作服，洗个热水澡好不好？你看，九寨沟回来后你一直不肯洗澡。

不！李五急促地跳起来。

为什么不？女播音员开始发火。你真变得让人受不了，这儿是家不是你的分裂罐。你不肯脱衣服不肯洗澡不肯上床做爱这不是病是什么？

李五蹲下来，他用双手捂住脸，开始抽泣。女播音员愣在沙发上。一会儿后，她看到几滴发黄的浊泪从指缝里渗出，落在地板上。她走过去，用手抚着丈夫的头发。对不起，她颤声颤气地说，我的态度不好。你千万不要难过。去洗个澡，我为你搓洗好不好？洗过澡我们好好地聊一聊，我还没听你说说九寨沟呢。我还要为你煮咖啡，我们可以在床上边喝边聊，九点钟还有我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李五像小孩一样被哄到卫生间，在那里，女播音员打开淋浴器放水，然后为丈夫脱去了肮脏的衣服。自从丈夫去九寨沟至今，她还没有看到和接触过他的裸体。所以在脱衣服的过程中，她带着强烈的检阅心理，联想到艾滋病，梅毒淋病，宾馆的浴缸，抽水马桶，敲门的女服务员，阴暗的歌舞厅里浓妆的三陪小姐。在

脱掉他的内裤时，她甚至借着浴室的灯光和有意识的亲近，察看了李五的下身。除了发现那丛草似乎与大自然同步般地枯干发黄，其他并无异样。女播音员就放心地给自己也脱了衣服，两人爬到浴缸里，狠狠地冲洗着。在给李五仔细擦洗下身的过程中，他终于亢奋地抱住了女播音员。就在这儿？她说，我自己还没有洗呢。可我就要这样！李五说完，便让女播音员在浴缸里曲着腿躺下来，他自己则跪在水里她的两腿之间。

我猜想你在九寨沟纵欲了呢。女播音员的声音在水的音乐中十分悦耳。李五慌忙捂住她的嘴，说，快别提九寨沟。他的身子便在女播音员的身体中瘫软了下去。几分钟后，李五走出浴室，他洗过的身子像出汗一样，向外冒出晶亮的小红点，可这些小红点在灯光下渐渐增大，变成一颗颗红斑，随着时间的增长，红斑的颜色又渐渐地加深。

我说过不能洗澡的吧。李五颓唐地裸着身体，在卧室内踱步。看来，这次非去看医生不可了。

可这是为什么呢？女播音员用浴巾捂着身子走出来。

我不能忍受太干净。李五的话像一发出其不意的子弹，打蒙了女播音员。她站在那里，半张着嘴，浴巾滑落在地板上。她出浴的美丽绝伦的身体，使李五身上的红斑迅速变成了惨人的黑颜色。空气里充满了酸臭的气味。

快关上窗！女人尖叫着走向窗户。

三 问诊

现在我不得不来求助于您了。李五蜷缩在诊室的长椅上，他说，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违心地踏入医院的大门，大夫，为来不来医院我已经与妻子争论了两个星期，与自己斗争了一个星期。

你是李五？医生翻到三个星期前的听诊记录。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到来，乐意为你效劳。

谢谢。李五说。确切地说，三个星期前的那个晚上，甚至更早，厌恶起水，和那些远离人类现代气息的空气。我在九寨沟疗养了半个月，真是如噩梦一样。你去过九寨沟吗，大夫？

没有。医生费力地听着李五的陈述。但我知道那是个山清水秀，不多见的自然风景区。

那是人们对自然的美好想像。李五的呼吸急促起来。任何纯净的自然都是人们怀旧情绪加工起来的一种梦的图景。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逃避当前，逃避现实，逃避越来越迅猛接近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可以堂皇地宣称，接受历史的教训，对过去负责，而他们不敢立状宣誓，对今天和明天负